

## 第四十八回 天緣合仙指迷途 惡貫盈倭奴逢殺劫

卻說岑御史星飛前往軍營而來，離大營二十餘里，陳總鎮接著。岑御史馬上便問：“倭奴近日情形如何？”陳總兵道：“只因新到二倭，一有飛刀，一使妖法；現今殷參將忽患昏迷，不省人事，軍心惶惶，因此諸將堅守要害，不敢輕動。劉副將從浙回來，於路奉制憲飛檄委赴楊舍駐紮，當三路要衝，以防再犯吳會。頃又奉制憲檄飭各營嚴守，聽候大老爺到來察奪。”岑御史聽說心下踟躕，又問：“倭奴現屯何處？”陳總兵道：“現屯青村、圖山、翁埠等處，連絡二百餘里。這兩日內並無動靜，想殷參將之病恐是倭奴試行妖法所害也不可知。”岑御史點頭道：“且去一看。”因此不進大營，祇帶數騎投殷勇營來看視。

到得營門，見旌旗整肅，隊伍端嚴，鹿角密擺，寨柵堅固。問知皆華氏夫人的調度，十分敬服。因令軍校傳入御史來看。華夫人退入後營。岑御史進到帳中，見殷勇仰臥在地，面如淡金，昏昏沉沉，叫之不答。岑御史道：“此必為邪術所迷，但邪不勝正，料無妨事。”吩咐軍校好生看伺。岑御史出了營門，回到大寨即傳諭眾軍：“妖么小術，自有處治，不必疑懼。”當令陳總兵將人馬四面屯守，以防倭奴暗襲。

岑御史獨坐帳中，祇令親隨數人伺候，待至一更已後，命對著正西方設一香案，盥手焚香叩齒，虔誠拜伏在地，默禱：“弟子奉命征倭，前蒙聖母法力剪除妖道，蕩平積寇，感戴慈恩，涓埃未報。今又遇此妖術害我大將，並有飛刀肆毒，將士難當，伏乞聖母慈悲始終救護，不但弟子沾恩，即數萬生靈咸蒙覆庇。成功之日當奏聞聖上，建祠崇祀，以報慈恩。”拜了又禱，禱了又拜，如此三遍，纔歸至帳中少歇。因坐在一張行椅上存神定想，惟願聖母慈靈感格。默念之間，驀見一個長髯使者嚮前躬身稟道：“仙姥奉請。”

岑御史不覺隨出帳來，見那使者控過一騎駿馬，攙扶岑生上了馬，便覺四蹄騰空而起，耳邊但聽風濤奔激之聲。頃刻間落在一座山岩之下。那使者帶住馬，扶了岑生下來道：“請相公在此少待。”

岑生定睛看時，好一座仙山：明月光中奇花馥郁，瑤草紛披，白鶴銜芝，青猿獻果，正不知是何境界！驚疑之間，祇見兩個丫髻仙童到來相請，岑生便隨著轉過碧岩，卻顯出一座巍峨甲第，金碧交輝，因問二童子“這是何處？”童子道：“這是玉虛夫人所居。”岑生不敢再問，敬凜而入。進得門來，但見碧梧、翠竹、古柏、喬松、清陰夾道。行過數箭之地，見一座玉石小橋，橋側千尋峭壁，半空中飛下一道瀑布，噴珠漱玉，直入橋下。行過玉橋，見奇花異卉，不辨名色；仙鳥和鳴，無分晝夜。又進一層宮門，但見殿宇巍峨，直聳雲漢。望見殿上不明燈燭，當中懸著一顆鬥大明珠，光華四射，照耀得如同白日。階下列著兩行黃巾力士，殿上兩傍都是彩衣仙女捧爐執劍侍立。當中兩柄翠羽遮著九龍沉香寶座上那位玉虛夫人，仙冠道服，妙相端嚴。岑生方行到丹墀之下，聞殿上傳“請”，兩童子扶掖而上。進得殿門，便躬身下拜，兩叩後，仙母即命二童扶起，移玉墩賜坐。岑生謙讓至再，纔告坐坐下。隨道仙女賜玉液一杯，岑生又手接飲，但覺芳香滿口，沁入心脾，飲畢離座叩謝，因啟道：“下界小臣，奉命征倭，遭妖術肆害，不能平靜。伏乞聖母大發慈悲，救民涂炭。平定之後當恭疏奏聞，建祠崇祀，以報洪恩。”仙母即命童子扶起道：“倭寇積年肆擾，亦是生民劫數難逃。今劫數已滿，應待汝平定倭寇。趙氏夫婦與郎氏乃天降劫魔，自當退避。其餘從孽，當體好生，不可盡殲。妖術害人，彼當自害。惟有飛刀甚毒，凡在劫者，皆不能逃。今賜汝仙散一瓶，非其劫者，食之即活，敷之即愈。”因命仙女賜與小金瓶一枚，岑生跪受藏於袖內，因又啟問：“弟子發妻何氏生母不知可得見否？”玉虛夫人笑道：“即我便是。當年因遭譴劫，謫落凡世，以了塵緣，劫滿後仍歸本位。此乃天數使然，我亦不能自主。雪姐、月娥與汝妻皆披香殿伴侶，時至自然相聚。仙凡雖別，總當以忠、考、仁、恕為本，汝其勉之。功成之後，若能恬淡修省，則相會不難也。”說畢，仍命二童子相送。岑生原要再問自身來歷。見二童子請行，不敢再問，祇得拜謝出殿。隨二童子仍從原路出得宮門，見前使控馬相待，岑生謝別二童。這使者便相扶上馬，祇聽耳邊風響，頃刻已至營門，使者扶下雕鞍。岑御史心愛此馬，欲懇使者暫留騎坐，忽見此馬騰地一吼化為猛虎，使者躍上其背，凌空而去。

岑御史忽然驚醒，見自身獨坐帳中椅上，聽軍中更漏正交五鼓，心中十分驚喜，回思所夢，歷歷分明，探驗袖中金瓶尚在，因感仙母慈靈，重嚮香案望空拜謝。因嚮燈下打開瓶蓋看時，丹散滿瓶，異香撲鼻，敬謹收藏。因想仙母所言，“妖術害人，彼當自受”，今殷勇現在垂危不曾求得解救，追悔不已。又記仙母所言“倭劫已滿，待汝平定”之言，心中暗喜。

且不說岑御史遇仙指示。卻說那倭寇深懼繡旗軍的利害，曉得黑煞神有法術攝人魂魄，要試他的靈驗，因請他先害殷勇，再害岑秀，便好縱橫無敵，因此按兵不動看他作法。原來這黑煞神凌滄叫得遇異人傳授此術，百發百中。當日異人曾囑咐他，不許妄害無辜，違之有禍。此番不合要賣弄他的本事，因在軍中設壇作法，驅使妖魅往攝殷勇魂魄。凡五日內將魂魄攝盡，其人即死。此時已將殷勇攝到二魂四魄裝入葫蘆。趙天王令細作探知殷勇果然臥病不起，心下大喜。正欲乘間劫他營寨，卻又聞岑御史已到，恐有準備，不敢擅動，且待害死了殷、岑二人然後大舉。

卻說黑煞神作法到第五天上，令牌擊處，見妖魅攝取殷勇一魂三魄冉冉而來，心中大喜。正待收入葫蘆，猛地裏半空中起了一個霹靂震得遍地火光，光中現出一位金甲神將，手執鋼鞭，照黑煞神頂門上一鞭，倒栽蔥撞下壇來七竅流血而死。手中葫蘆亦為雷火焚化。壇下眾倭奴俱驚撲在地，半晌方蘇。趙天王聞知，心膽俱裂，即請楊仙蟾商議，欲收兵潛遁。楊仙蟾道：“不必恐懼，我二人同來，不想他自遭其禍。想是那人命不該絕，以至如此。今喪我伴侶，必泄其恨，且叫他看我飛刀的利害。”趙天王大喜道：“全仗大力！”次日，傳令群倭嚴裝飲食，令格子裏領兵二千為前鋒，就地滾領倭兵為左隊，混江鯨領倭兵為右隊，赤鳳兒、郎賽花為後隊，趙天王與楊仙蟾為中軍，螺聲四起，直殺奔大營而來。

卻說岑御史自見仙姥飲了玉液，覺得精神百倍。次早即欲進兵，因為殷勇臥病未見動靜，祇得暫止。卻先飛檄飭令常州參將何其能領本部兵就近埋伏廟灣，又檄都司呂岱，領本部兵就近埋伏翁埠，截住倭奴歸路。此二處兵符因路遠先發。又令守備龍韜領水兵五百截住孟河海口，游擊董槐領水軍五百截住留河海口、游擊洪弼領本部兵馬截住金山海口。這三路伏兵迅即前往。又傳命各營嚴裝貫甲，以防襲劫；又令總兵陳奇文當住楊舍四路衝要，隨便救應；星檄劉電回營聽調。分遣已定，及到次日辰牌時候，青天白日忽聽得平空裏這一聲霹靂震得山岳俱動。正不知是何緣故，卻早見殷勇營中來報說：“殷參將被雷聲驚醒，出了一身冷汗，已是好了。”岑御史聞報大喜。少刻，殷勇到營參謝。又見探馬來報：“倭寇黑煞神被雷震死。”岑御史見仙姥之言已應，滿心歡喜。次日劉電已星飛調回，纔得與殷勇在大營一會。

當日岑御史陞帳，傳集眾將聽候調遣。先令殷勇、耿自新二將各率本部兵，一從左殺入倭奴右隊，一從右殺入倭奴左隊，但聽中軍鼓聲，盡力剿殺；副總劉電領精甲二千、偏將二員為先鋒；令高卓、辛尚忠各領火銃手五百名，聽連珠炮響，從兩脅盡力攻打。岑御史領文進諸將自領中軍。俱令三更造飯、五鼓進兵。調遣已定、眾將各自整頓。至五鼓，聽中軍炮響，四路官兵齊往倭屯殺來，將及平明恰好與倭兵相遇。兩下吶喊擺開陣勢，先鋒劉電挺槍直出正遇格子裏橫刀相迎，更不打話，戰到十餘合上，格子裏刀法雖精卻敵不住劉電的神槍利害，虛滾一刀，回馬就走，劉電拍馬趕來。倭首趙天王中軍殺到，楊仙蟾見劉電追過來，放過格子裏，大吼一聲，舞兩口鑊鐵劍前來敵住。劉電見他背插飛刀，心下提防，因把手中槍一緊逼開他雙劍，右手抽八棱鑊照頂門打將下來，楊仙蟾急躲閃時早中左肩，幾乎墜馬，負痛而奔。劉電挺槍追來，楊仙蟾右手急飛起一口刀來，寒光閃處正嚮劉電頂門上落來。劉電躲閃不及，早中右膀，翻身落馬。楊仙蟾、格子裏兩下一齊飛馬回來要害劉電，卻得陳奇文殺來敵住，手下偏裨將士已將劉電救回中軍。

岑御史見劉電為飛刀所傷，急取仙散水調，令劉電吞下，解開肩甲敷斃刀口，果然是仙家妙用，頃刻而愈。劉電起來，深恨此倭，復貫甲飛騎殺出，要報此一刀之仇。這楊仙蟾正與格子裏雙戰陳奇文不下，正待祭起飛刀，忽見劉電怒目橫眉重復殺到，不知是人是鬼，吃了一驚，回馬就走。劉電大喝：“賊倭休走！”飛馬趕來，卻得趙天王揮雙刀敵住廝殺，這格子裏獨擋陳奇文。正力戰間，卻值殷勇、耿自新兩路兵馬從左右殺入，鼓聲震天。格子裏料難抵敵，卻待奔走，正遇殷勇一騎飛到，措手不及，被一鐵鑊打得腦漿迸裂而死。趙天王看見，無心戀戰，撇了劉電拍馬奔回，倭奴大亂。

楊仙蟾見官軍勢大，卻將五口飛刀一齊祭起，但見五道寒光如風飄雪片一般，橫揮直截，忽起忽落。官軍隊裏，中刀落馬者紛紛不一。趙天王復率就地滾、混江鯨兩隊倭兵一擁殺來，官兵畏懼飛刀不敢迎敵，望後齊退，倭兵乘勢掩殺。忽聽中軍連珠炮響，高、辛二將率火銃兵從倭奴背後打來，聲如雷震。倭兵驚慌，復分兩下散去。此時楊仙蟾將五口飛刀祭在空中，如轉輪一般盤旋起落不定，官軍雖聽中軍鼓聲甚緊卻不敢與火銃兵合圍進戰；倭兵亦恐腹背受敵，不敢前逼。兩下正相持間，忽見陣中突出一個道者，赤足蓬頭，長條大袖，高叫：“仙蟾休得無禮！”伸手嚮空中一招，祇見那五口飛刀齊入道人袖內。仙蟾大怒，飛馬仗劍來奪，那道者哈哈大笑，化一道金光過處猛然不見。官軍見收去了飛刀，便四下吶喊，如潮水般涌殺過來。趙天王與就地滾、混江鯨率倭兵抵死迎敵。楊仙蟾見勢頭不好急欲奔逃，恰恰遇見劉電飛馬殺至，抵擋不及，早被一槍刺中心窩，翻身落馬。劉電即梟了他首級懸於馬項，復望倭奴大隊殺來。卻說此時岑御史正在中軍擂鼓督戰，忽見一隊倭兵如飛雲掣電而至，當頭兩員女將，四口雪亮苗刀，直殺奔中軍帥旗下來。此時文進也殺入陣中助戰，岑御史左右祇有幾員牙將隨從，見這兩員女將來得勢猛，一齊上前迎敵。原來這女將正是赤鳳兒、郎賽花。好生利害！苗刀起處連砍二將。岑御史見勢頭凶惡，拍馬便走。赤鳳兒見岑御史紅袍金甲知是主帥，撇卻眾將，與郎賽花飛馬趕來。

且說文進殺入陣中，正遇就地滾江五敵住廝殺，未及數合，卻聽中軍鼓聲忽斷，又望不見帥旗，恐中軍有失，不敢戀戰，虛晃一槍，拍馬奔回。江五隨後趕來，卻得耿自新殺出截住。文進奔到中軍不見岑御史，心下著忙，急問眾軍，有的指道：“被兩個倭婆追往東南上去了。”文進大吼一聲，直奔東南上來。

原來岑御史被赤鳳兒、郎賽花追趕將近，正在危急祇見斜側裏一將輪刀躍馬殺出，大喝：“那賊婆娘休得無禮。”岑御史回馬看時，卻是陳奇文截住，又見文進飛騎趕來，心下大喜，勒馬觀戰。見四騎馬如轉輪兒一般廝殺，這赤鳳兒、郎賽花四口刀直上直下如電光盤繞，力敵二將，全無懼怯。岑御史此時復整中軍，擂鼓助戰，卻說這中軍旗鼓乃諸將耳目。那時諸將正在鏖戰忽聽中軍鼓歇，又不見帥旗，俱無心戀戰，齊奔中軍來護衛，反被倭奴乘勢掩殺了一陣。其時郎賽花戰文進不下，兜回馬就走。文進趕來，不防郎賽花發連珠鐵彈，打中文進肩窩手腕。文進大驚，急勒馬不迫，不防一彈又打中項上，郎賽花復翻身殺來，文進負痛相敵。此時眾官軍見號旗麾動，鼓聲如雷，知中軍無恙，復一齊奮勇殺回。這一場兩邊混戰直殺得天昏地慘，日色無光。原來定數難逃，這混江鯨江七在亂軍中正遇殷勇馬到，招架不及，被一鐵鑊打斷左膀翻身落馬。殷勇見是內地奸徒，喝令軍士綁在馬上回營請功。

其時趙天王見楊仙蟾已死、江七被擒，心膽皆碎，料不能敵，招呼赤鳳兒與江五夫妻率領倭兵並力奪路往留河奔走。官軍隨後趕殺，陳奇文與文進又從兩勢下趕來，殺得倭奴七斷八續。江五在亂軍中為飛矢中頰落馬，卻被文進捉住。倭奴三停約死停半，有四下逃出口者，又被守口官兵殺戮殆盡。

且說趙天王與赤鳳兒、郎賽花拼命殺出重圍，回顧倭兵不滿千數，又一半帶傷，仰天大嘆：“不料今日一敗至此！”正奔到留河，祇聽前面炮聲響處一彪人馬當頭截住，卻是游擊董槐，大喝：“倭奴還不下馬受死，卻待往那裏走？”趙天王不敢答應，飛馬落荒而逃。赤鳳兒、郎賽花四口刀緊隨衝殺，及至海口，並無倭兵接應。祇見數十號戰船一齊鑼響，船內水軍火銃齊發。趙天王殺得前無去路，後有追兵，慌急之際卻見傍側一座山崖有路可登，祇得一同棄馬爬山而逃，相隨倭兵已祇有數百。誰知此山名斷鰲島，卻是個絕地。趙天王到得山上，日色已西，打一望時三面皆是峭壁，下臨大海，回看山下官兵已是重重疊疊，圍得鐵桶一般，趙天王等抱頭大哭，聲震天地。

卻說岑御史見將趙天王逼走上山，因問：“此山何名？可有出路？”游擊董槐稟道：“小將巡警海口曾登此山，名斷鰲島，祇有這一面可登，那三面皆臨海峭壁，並無出路，因此無兵把守。”岑御史點頭暗思仙母不可盡殲之言，遂傳令：“天色已晚，不必窮追。”諸將俱擇平原屯紮，凡被飛刀所傷將士悉把瓶中仙散救之，其中死生各半。不說這邊眾將安營造飯。卻說趙天王、赤鳳兒、郎賽花等原是天降劫魔，生民該遭其劫，今劫數已滿，自然平定。但群倭淫毒，原屬性成，惟趙天王不犯此戒，況與赤鳳兒十分恩愛，且又懼他悍妒非常，因此從無二色。今被岑御史圍困斷鰲絕地，插翅難逃。祇因這數百人命不該絕，自有活路生出，所謂難中得救、絕處逢生。正是：

若非伸出拿雲手，怎救逃來絕地倭？究竟不知趙天王等如何得生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岑生一夢，仍現前實事，非南柯、邯鄲之幻。正在兵戈擾攘之時，忽敘出此一段清涼鏡界，真是空靈神化之筆。又借仙母所言，一以體天地之好生，一以歡人為忠孝，讀者切宜者眼，後幅滿紙如聞刀斧之聲，官軍忽勝忽敗，變幻莫測，黃昏風雨時讀之，未免心驚膽怯。

